

# 解释学视域下的体育本质

马德浩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对生成与差异的强调。其实, 体育也处于一种不断生成的状态, 这种生成的内在趋力使得体育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了不同的含义, 这种多元的差异性正是体育本质之争的症结所在。后现代主义者对生成与差异的强调也促使他们认为多维度的描述比单纯的定义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基于这种思考, 从解释学的角度论述了体育的4个基本维度, 并认为只有紧紧抓住身体、感性、超越以及非生产性这4个维度, 并结合特定的情景对体育进行不断描述和解释才能真正地理解体育的本质。

**关键词:** 体育哲学; 体育本质; 后现代主义; 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1)03-0014-06

## Nature of s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MA De-h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 is the emphasis on gen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fact, sport is in a constantly generating state, such an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generated enables sport to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 such a multi-element difference is exactly the crux of arguments about the nature of sport. Based on such contemplation, the author expatiated on 4 basic dim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nd considered that only by tightly grasping such 4 dimensions as the body, perception, transcendence and non productivity, and by constantly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sport based on specific scenes, can the nature of sport be truly understood.

**Key words:** sport philosophy; nature of sport; postmodernism; hermeneutics

国内外对于体育的理解一直处于纷争状态, 尤其是在体育的定义上更是各持己见。有的学者强调体育的健身功效, 有的学者强调体育的教育作用, 还有的学者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体育的本质进行不同的定义, 这些观点的碰撞与交融也形成了一条贯穿体育理论研究的主线。我们的研究关注的问题是: 为什么对体育本质的理解会出现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一种事物的内在规律? 体育到底应不应该被定义?

## 1 生成与差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生成与差异的强调, 这种强调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自柏拉图

以来, 形而上学一直占据着哲学的至高地位, 它追求精神上的确定性, 试图通过对现象的把握找到事物背后的统一性和规律性, 然而这种对统一性的努力往往忽略了事物自身生成的本质, 这种生成的本质使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与环境之间相互撞击, 形成了事物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

### 1.1 生成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经常强调哲学是一种创造概念的活动, 但这种创造从根本上讲既不是一个逻辑演绎的过程, 也不是一个走向归纳的活动。在他看来, 哲学创造的成果虽然是概念, 但哲学的起点并不是概念, 而在概念和范畴体系的外部, 换言之, 哲学并不是康德所认为的理性的内部奠基, 也不是黑格尔

所坚持的概念的内在环节的不断拓展与综合，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这种冲击和既成的逻辑体系不存在先验的内在一致性，因而体系不再能够对外部进行内在化以及同一化的处理，而是必须面对外部所提出的问题，进而展开别样的思索(福柯语)<sup>[153]</sup>。因此，哲学的起点毋宁说是作为外部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来自于外部的一种根本性的界域，这种可能性、不确定性的界域，使得哲学始终不断地重新开始别样的思考。这样，概念的创造就成了穿越边界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不是严格结构之内的一个静止的点，而更像一条运动之中的“逃逸线”。如德勒兹所言，“逃逸线”强调的不是起点和终点，而是“之间”，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运动的结果，因而可以成为既成体系内部的点，而“逃逸线”所强调的是不断进行着的运动，是充满可能性的状态，也就是说，“之间”就是生成。在以往的哲学传统中，存在是根本性的概念，它规定了生成的目的和终点，但在德勒兹的哲学中，生成是比存在更为根本的时间性运动，存在仅仅是生成的一个暂时的静止状态。如果说传统的哲学是树形的，从一个中心和基础遵循逻辑法则演绎出的有严格的等级、层次和类别的体系，那么，德勒兹的哲学更像是“根茎”的空间，其根本特征(关联、异质性、多元性等)都强调真正的哲学体系应该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开放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异质性。即哲学体系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朝向外部的不同的领域开放的<sup>[154]</sup>。

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总是根据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惯性，试图把握事物内部那个稳定不变的特性，并将这种特性视为事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根基，并将这种不变的根基作为事物的本质，这种对本质的渴望使得传统的哲学家往往表现出偏执的唯科学主义。具有这种倾向的哲学家对所谓的科学方法十分迷恋，他们拼命地效仿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模式去提问和研究问题，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共同本质。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社会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变动不定的，科学方法从一些具有固定界限的概念出发，无法把握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事物，且科学方法完全舍弃了具体对象的特殊性，使其不可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忽视个别现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致力于形成普遍概念或规律的科学主义倾向。

我们在定义体育时，也往往抱有这样的一种努力：试图用抽象化的语言，以严谨的逻辑概括出体育的本质，然而体育是不断发展的，它不断受到社会文化与习俗的冲击，并不断地在政治的裹挟下变换着角色，而它自己也不断地扩展着自身的维度。这种内外的冲

击不断扩充着体育的界域，这种界域的扩大又反过来丰富了体育的内涵，从而使体育不断地处于一种生成的状态，这种生成是体育发展的原动力，没有这种生成，体育就会处于抽象的静止状态，从而使体育失去其自身的丰富性。体育的这种不断生成的本质也使得体育的内涵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而这其实也是体育本质之争的症结所在。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将体育定义为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的身体活动，这样的定义显然忽略了体育的教育作用，我们把教育作用加上，把体育定义为一种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具有教育作用的身体活动。然而这种定义又忽略了体育的社会学意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中的作用与意义又是不同的，所以对体育进行定义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体育本身就处于不断生成与变化的状态，定义无疑是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静止的抽象。

## 1.2 差异的特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占主导地位的“理性”概念进行了怀疑和挑战，并认为传统哲学是根源于理性的总体性哲学。福柯描述道：理性这个沉睡的巨人在古典世界中觉醒时，发现到处是混沌与无序，它开始着手赋予世界以理性的秩序，然而这种理性是统一的、总体化的，它模糊了社会领域的分化和多元的性质<sup>[2]</sup>。而后现代主义与此对立，它高扬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断片性。德勒兹<sup>[156]</sup>也曾说：“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这是当代哲学家的呐喊。我非常喜欢反哲学史传统的哲学家，我觉得在卢克莱修、休谟以及尼采等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对消极的批判、对欢乐的培养、对内在性的愤恨以及对权力的揭露所构成的。”<sup>[156]</sup>德勒兹之所以如此地反对传统是因为传统往往使人陷入模仿的骗局之中，人在对权威的迷信中失去了坚持己见的勇气，这种传统与权威的联手导致了哲学的停止与倒退。

德勒兹认为：人与人之间、人与概念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人类进步的直接动力。而传统哲学强调的是“表象”，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一种超越差异之上的规定来同化差异。因此，不是说传统的“表象”思维不思索差异，而是这种思维使得差异不能真正地差异化，换言之，同一性是“表象”操作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这种操作主要是通过超验性、相似性、否定性来完成的，最终使得差异性纳入到了同一性的理性体系中<sup>[154]</sup>。其实，正是因为物体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生成的状态导致了物体在此刻与彼刻、此岸与彼岸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成本身就是不可抗拒的。正是

由于这种差异性,世界才称之为世界,哲学才称之为哲学,试想一下:完全同一的世界又有何意义呢?而传统的哲学正是要试图抓住各种差异背后的规律性,并以一种抽象的手法用逻辑表述出来,这种追求普遍性的抽象往往忘记了它的起点——差异性。这种经逻辑推理出来的规律有时甚至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比如,牛顿定律在很长的时间内统辖着物理学的发展,直到普朗克不自信地提出量子学说时,物理学才从牛顿的权威中畏畏缩缩地走出来,如果普朗克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人类或许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沉醉于牛顿定律的狭小空间里。

对于体育的理解,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差异性。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个体对体育的理解肯定存在着差异。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差异,而没有必要非得找准确的定义来限制体育的发展。定义其实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限定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使事物处于一种抽象、静止的状态,从而使事物失去了其内在的多样性。许多优秀的哲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刻意地逃避对其核心概念进行定义。比如,黑格尔从未在他众多的文本中定义过“绝对精神”,尼采也从未给“权力意志”下过定义,梅洛·庞蒂也未曾对“知觉”进行定义上的阐述。他们不想限制这些核心的概念,不想用一种看似准确的定义来遏制这些概念发展的可能性。他们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景下描述这些概念。比如,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其含义都是不确定、多义的,而且常常是通过否定性或多义性的表达来进行描述的,如描述行为:“行为不是一个事物,但它更不是一个观念,它并不是某种纯粹意识的外壳。”又如描述机体:“机体是一种歧义性的表达。有被看作为物质的一个片段的机体,有被看作为在空间中并且被彼此外在的一些实在部分组合的机体。”<sup>[4]</sup>“既然事物是差异性、多元性的,我们可不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对这些差异进行描述呢?这种描述不是为了获得传统哲学家所热衷的同一性,而是为了丰富事物的本质,拓展事物的界域。这种多维度的描述其实也是解释学的任务,这与本质主义所追求的简单化的限定与趋同是不同的。

## 2 解释学的启示

解释学这个词同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的名字有联系。赫尔墨斯是诸神的信使,他的使命是把来自神界的消息带到人间,并将它翻译成人能理解的形式,所以希腊人将语言和文字的发明归功于他,但是他也常被看成骗子的象征,因为语言有时候会歪曲事实并蛊惑人心。因此,语言是一种危险的财富,解释学要

做的就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清理解释,确保有效地理解来自文本和神界的信息。真正促使解释学成为理论研究工作的是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完成的。马赫认为: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人,或者说所有的人因为分享了语言而具有理解他人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因为掌握了恰当的理解技术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sup>[5]</sup>。所以他提出了著名的口号:解释学要使我们比他人更理解他人。狄尔泰深受马赫的影响并在他的基础上提出:整个人文学科也存在着真理,而解释学就是通往人文学科真理的方法。而所谓的人文学科的真理就是发现原始文本的原始含义,他进一步指出:“说明”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探讨的是事物的外在显现,即作为类的表现的个别事物而不是它的内在的个别性;而“理解”是人文学科的方法,它要解释的是个体内在的形式,并力图发现个体性的来龙去脉。此外,狄尔泰还强调整解的历史性,人是一种世俗、历史的存在,人根据过去和未来来理解自己。

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主义忽视了解释学的历史性维度,狄尔泰看到了解释学的历史性,但他仍把解释学看成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sup>[6]</sup>。海德格尔对两者的优缺点洞若观火,他要做的就是将解释学发展成一种本体论学说。在《存在与时间》中,他通过对“此在”(海德尔不愿意用人这个概念,所以就寻找一个专门概念“此在”(being-zhere)来表示他们哲学观点)的时间性分析把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来把握,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变成了一种哲学。他的“实存解释学”认为:任何理解活动都基于前理解,理解在本质上是对语言的归属和倾听,而语言就是原始的存在,人之所以能听到语言就是因为人归属于存在之中,语言是存在的家,存在也是语言的家。总之,理解既建基于前理解上对过去开放,又朝向未来进行筹划。

伽达默尔秉承了海德格尔的这种本体论转变,把实存解释学进一步发展为哲学解释学。按照他的看法,解释学绝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人的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他在《真理与方法》的序言中写道:“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此在所具有的运动性构成了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sup>[6]</sup>伽达默尔并未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时间性分析的全部内容都纳入到自己的解释学中,而是打算证明海德格尔的实存解释学如何能在对历史传统的理解中得到表现。他主张一切真正的理解总是对历史情境的回应,情境是理解者自身所处的环境,它和理解者是融为一体的关系,人不能跳出自己的情景像上帝那样去关照

和反思，这是理解的历史性的真正含义。

真正的历史性必须从批判历史意识开始，即认识到人不可能拥有上帝之眼，因而也不可能跳出历史之外将历史作为客观的对象来审视。因为一切理解都以一个前理解为背景，这个前理解结构决定了我们理解历史与文本时的问题视域、思路与侧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前理解结构所规定的问题视域范围内的东西<sup>[5]6</sup>。一切真正的理解都是解释，而这种解释以解释者的先在问题为切入点，在历史情景中，展开与文本作者的对话，且这种理解是永远也不可能终结的，因为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判断标准来判断理解行为是否和文本的本义完全相同或接近到什么程度。既然如此，凡是认真倾听文本的话语并和作者进行紧张对话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理解的真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次有效的理解并不能穷尽文本的全部含义，在它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解和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获得文本的原义。

从解释学的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对于事物的理解总是受到主体所在的历史情境和前理解结构(包括个体的性格、知识贮备等)的影响，再加上事物本身不断生成着的差异，所以对事物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解释，不断地反思这种解释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事物的本质。对于体育也是一样，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理解与解释来描述而不可能仅仅用一些简单的词句就可以把体育的本质说得一清二楚，但这并不意味着体育不可理解，我们可以从身体、感性、超越以及非生产性这4个维度来把握体育的本质。

### 3 体育的4个基本维度

#### 3.1 身体

身体是体育的基础与载体，如果说思考是灵魂的一种实践，那么体育就是身体的一种实践<sup>[7]</sup>。离开身体谈体育就像离开食物谈生存一样，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西方哲学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刻意地贬低甚至是敌视身体。这种敌视起源于柏拉图的洞喻，柏拉图认为身体囚禁了灵魂，使灵魂受到了束缚，他主张灵魂应从身体中走出来，超越身体，摆脱身体的干扰从而获得安静而又纯洁的思索。柏拉图的这种身心二元说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作为近代哲学开创人的笛卡尔更是通过对“我思”的绝对信任把身体放置在一个可有可无的自在之物的位置上。笛卡尔的这种偏好受到了卢梭与康德等人的质疑，而他们的这种质疑点燃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尼采彻底地否定了柏

拉图主义的理性传统，将身体放在哲学的核心位置上，尼采的这一主张也深深地影响了福柯、德勒兹以及德里达等人，他们也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身体的解读，身体这才从黑暗的幕后走向前台。身体是体育最基本的维度，体育任何其他意义的展开都是建立在身体之上。从国内外学者对体育的定义中也可看出身体这一维度的基础性，如美国有学者将体育定义为：为保持或增进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而进行的身体活动<sup>[8]</sup>。我国的部分学者则倾向于将体育定义为：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这些定义都紧紧地抓住了身体这一维度，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了描述。

#### 3.2 感性

李力研<sup>[9]</sup>曾在其《体育的哲学宣言——“人的自然化”》中说：“体育之所以具有哲学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讲就是，体育是一种防止人种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因为它是关于人类感性如何从他自身理性的重压下获得解放的努力实践。这是发掘体育价值的历史尺度，也是展开体育哲学讨论的根本立足点。”李力研<sup>[9]</sup>之所以将体育看作是一种关于人类感性如何从他自身理性的重压下获得解放的努力实践，是因为他在对整个人类文明进行考古学式的探究后发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如何控制和利用能量的历史。事实表明，工具越发达，人类获取的能量便越多而付出的肉体能量则越少。然而正是由于工具的发达和体力支付的减少，人类文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一个逐步削弱其动物性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使人类在肉体和精神上发生着严重的倒退，破坏了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较稳定的许多物种机制，这是一个无情的历史悖论。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开始真正出现。”这种文明进程的另一种表现则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和文学艺术的不断丧失甚至是消亡。

在这里，有必要对理性与感性做一下解释学的描述，理性是指基于逻辑的思考与抽象，而感性则是指基于肉体的情感与本能。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理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且这种地位正在逐步扩张，理性创造了工具，工具则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从马车到汽车，从油灯到白炽灯，从飞鸽传书到无线通信，可以说理性在用一种喷涌的力量提升着人类的生活，而在理性不断扩张的同时，感性却在不断萎缩，人类在由道德和规训建筑起来的充满律令的社会中不断地丧失着释放欲望、表达情感的通道。尤其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沉浸在舒适的公寓里，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中，沉睡在物质堆砌的温床上，人类害怕面对苦难，害怕承受压力甚至害怕与别人进行交流。弗洛

依德的名著《文明及其不满》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有了技术和文化的巨大成就后，文明为什么还不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在他看来，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而是一个本能受控制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文明的法则使大多数人感到生活的艰难，从而引起了对现实的反感，继而出现了精神的病态。或许正如马尔库塞<sup>[10]</sup>所说：“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这个观点已经被视为当然了。”这种感性的不断丧失集中表现在人类精神疾病的增多与加剧上，“抑郁症”、“自闭症”等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潜在杀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得知，文明的进步是以压迫人的欲望为条件的，这是导致人类精神不正常的原因。那么，有没有一种人类活动可以帮助人为这种受压抑的欲望寻找到一条通道呢？洛伦兹<sup>[11]</sup>给出的答案是：体育运动是当代文明社会中唯一可以缓冲人的攻击欲望的方式，是对人类整体死亡本能的最好控制与克服，这种控制是通过一种“活门”对攻击本能加以泄露、诱导而完成的。因此，体育又被称为缓冲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当人类进行体育并投入其中时，会感到轻松、畅快甚至能在与别人的合作中找到归属感，从而把内心的愤怒、不悦与孤独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巧妙地释放出来，且在此过程中，还能感受到肉体的欲望释放，感受到一种艺术化的存在，这些是现代科学所发明的各种工具所做不到的。正是基于对感性的表达，对本能的释放，体育才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感性是体育的外显维度。

### 3.3 超越

事物总是处于一种生成的状态，这种生成要求对静止进行超越，也就是说，事物总是处于不断超越的状态。尼采把这种超越的特性看作是其权力意志的本质，德勒兹也认为欲望的不断流淌是事物超越本性的展示。超越就是对有限的突破，就是对静止的扬弃，就是对“平日”的中断，并向人们提供一个变动的、生成的、充满着力的未来视域。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阐述道：“平日”的生活是人们有规律的、不断重复着的生活。战争虽具有中断“平日”的功能，但是我们对它却实在是诚惶诚恐，对于今天的原子武器时代，战争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玩火自焚。此刻，体育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人类追求超越的内在气质。伽达默尔<sup>[6]</sup>对此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游戏作为创造物，它的真实性超越了现实真实性，游戏的真实是一种愿望的真实，它表现人的愿望，因而符合人的愿望，游戏的真实性始终存在于某种可能性的未来视野中，而这种真实性必定是立于期望的背后。法国的解释学家利

科尔更加深邃地阐述了伽达默尔的高见：当人以游戏者的姿态出现时，生活世界的本质才浮现出来，这种本质当然不是日常的真实而是现实真正成为了现实，它包蕴着不确定的种种可能性，是惧怕或希望，是未确定的东西<sup>[12]</sup>。总之，战争是一种简单的抛弃式的否定，它以毁灭为代价；而体育则是一种扬弃式的否定，它创造了精神与身体的和谐。如果说身体是体育的基础，感性是体育的外显，那超越就是体育的内在与追求。当伊辛巴耶娃不断地向人类撑杆跳的高度挑战时，当博尔特不断地刷新100 m跑的世界记录时，当刘春红不断地举起超越身体极限的重量时，体育追求超越的本性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sup>[13]</sup>。此刻，“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更是将这种超越内化为体育的人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是对体育起驱动作用的维度。

### 3.4 非生产性

如果说身体是体育的基础与载体，感性是体育的外显与形式，超越就是体育的内在与追求的话，非生产性则是体育的界定与标志。人类的活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活动，一类是非生产性活动。其中生产性活动又包括两类：一类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一类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如生育)。生产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需要和繁衍需要而进行的，如劳动、哺育等，而非生产性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如艺术、宗教等。体育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它的目的在于一种娱乐上的需求，在于一种肉体上的展示以及精神上的享受，因此，非生产性是体育的一种界定与标志。马克思<sup>[14]</sup>曾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规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得到了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其根本条件。”这种工作日的缩短是指人类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减少，而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增加。即马克思认为人类进行非生产性活动时间的增加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钥匙。体育作为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自然在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漫长旅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体育拥有比绘画、文学、音乐等非生产性活动更广的效能。体育不仅可以舒缓人类的情绪，还可以强身健体；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的交流，还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希腊学者塞莫斯·古里奥尼斯<sup>[15]</sup>将体育看作是文明进步的标尺。总之，身体、感性、超越以及非生产性是理解体育的4个维度，只有在这4个维度的基础

上对体育进行解释才能不断地接近体育的本质，理解体育的本质。

国内外对于体育本质的争论是一条贯穿于体育理论研究的重要线索，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着体育，但是学者们似乎有一种急于为体育下一个确切定义的倾向，从而结束关于体育定义的“混乱”局面。可是正如德勒兹所说的，定义是一种限制性的描述，是一种“自杀式”的描述。事物本身处于一种不断生成的状态，而定义不可能将这种变化与差异纳入进来。只有“死了”的东西才不会变化，对“死了”的事物进行定义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但体育并不是一种“死了”的东西，而是不断地与时代进行碰撞和交流的“活”的东西，因此对体育的定义往往是徒劳的。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解释学的理论，从身体、感性、超越以及非生产性这4个维度去把握体育的本质，描述体育的本质，这才是一种不断接近体育本质的必由之路，也是拓展体育范畴的有效实践。语言的霸权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焦点，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解构，利科尔把这种解构的努力投注在了解释学的革新上。语言尚能限制事物的发展，更何况奠基于语言之上的定义呢？

#### 参考文献：

- [1] 莫伟民, 姜宇辉, 王礼平.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 冯俊. 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2.
- [3] 德勒兹.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4] 张尧均. 隐喻的身体: 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6: 20.
- [5] 黄其洪. 伽达默尔论艺术[M].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7.
- [6]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
- [7] 马德浩. 身体的谱系——基于西方哲学的构建[J]. 体育科学, 2010, 30(3): 83-90.
- [8] 张军献. 寻找虚无上位概念——中国体育本质探索的症结[J]. 体育学刊, 2010, 17(2): 1-7.
- [9] 李力研. 体育的哲学宣言——“人的自然化”[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94, 9(1): 28-35.
- [10]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导言[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4.
- [11] K·洛伦兹. 攻击与人性[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7: 294.
- [12] 刘小枫. 诗化哲学[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70.
- [13] 马德浩. 体育的哲学内涵——基于尼采哲学的探究[J]. 体育科学, 2010, 30(11): 85-91.
- [14]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75.
- [15] 塞莫斯·古里尼奥斯. 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163-171.

## 更正启事

《体育学刊》2011年第2期第1页右栏倒数第9行“贾世仪”应为“贾希效”。特向贾希效先生和广大读者表示歉意！

《体育学刊》编辑部  
2011年5月20日